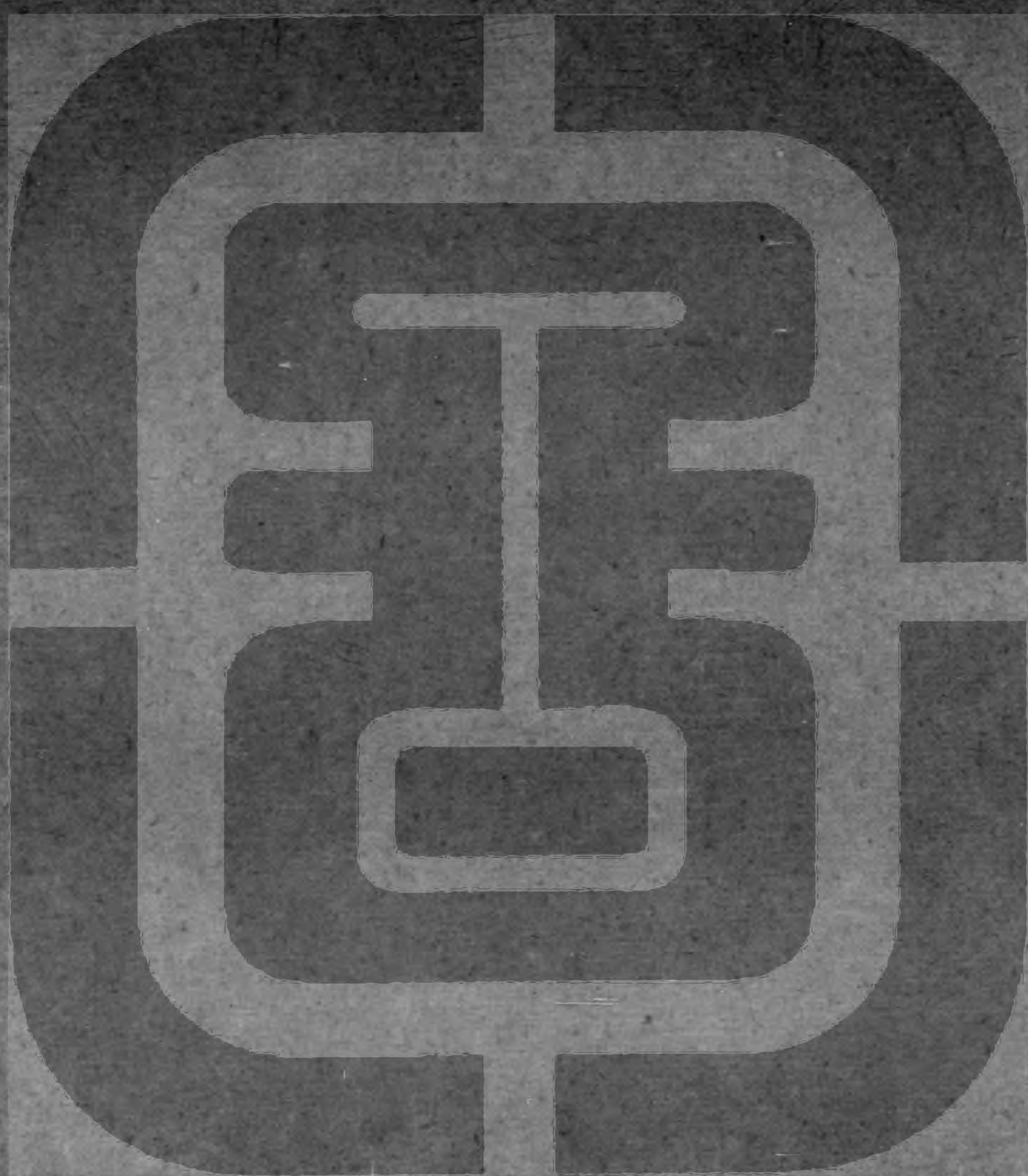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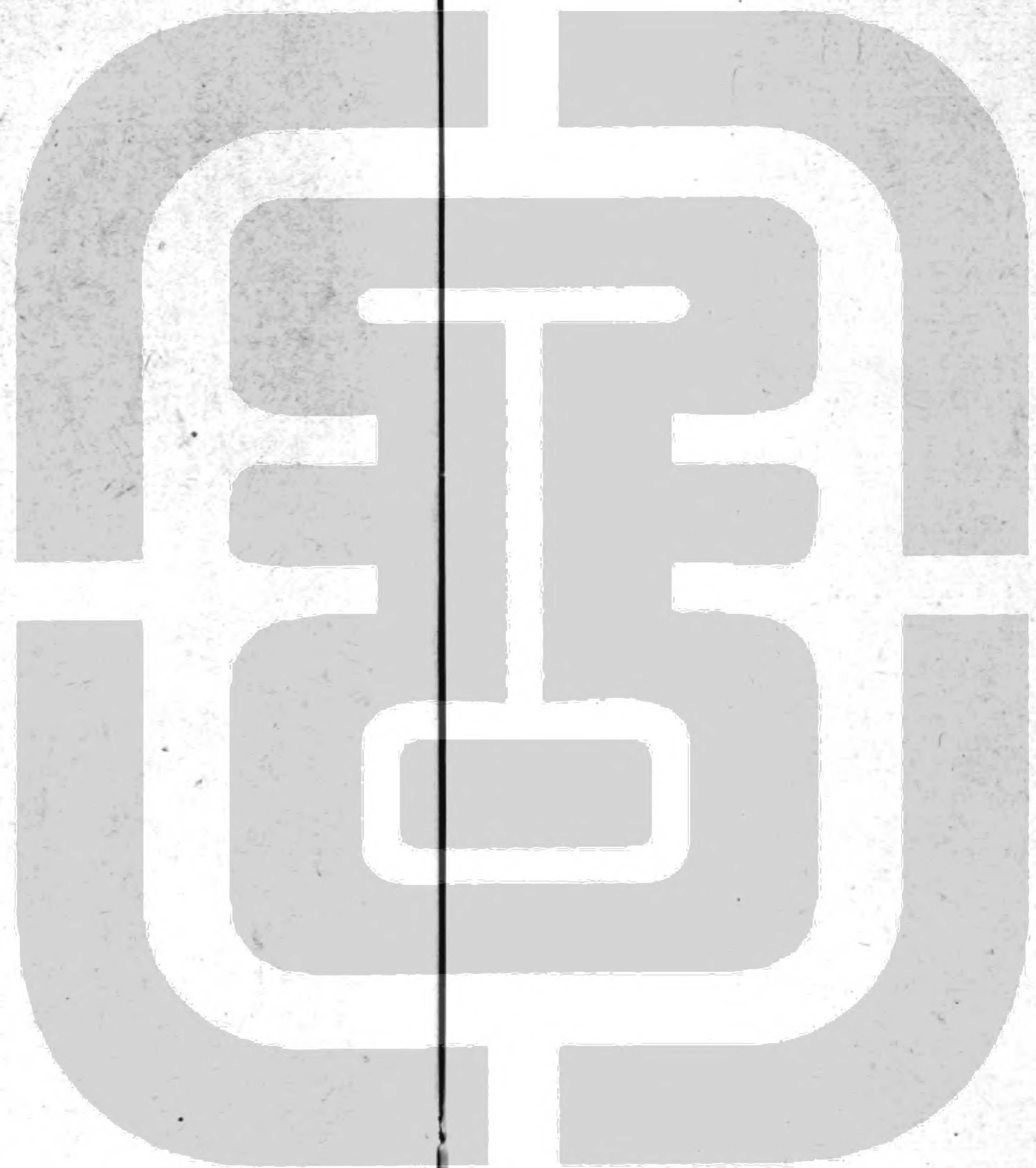
五十五



五卷

五三

隆慶四年至六年



國權

庚午隆慶四年

正月己朔日食免朝賀

大同總兵官趙奇宣府總兵官馬芳大同巡撫李秋遠東巡撫方逢時各易鎮

總督京營戎政鎮遠侯顧寰提督漕運總兵官鎮淮安

庚午 上始御皇極殿受朝賀不宣表

辛未諭脩省三日

鹽官談遷孺木著

乙亥鴻臚寺卿李用敬為通政司右通政提督騰黃
恭順侯吳繼爵總督京營戎政

寧夏總兵署都督同知雷龍為靖，副將軍總兵官鎮守延綏

諭兵部以畿輔捍衛尚書霍冀等上十事更置守令修繕城

堡蘆溝橋河兩務皆宜增築甲明保甲團練民兵修築墩臺製造火器裁

植樹株豫計防守嚴謹收歛責成兵備上然之

蠲嘉靖乙丑丙寅兩年馬價之適者

丁丑復故太子太保兵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許論原官

巡按直隸御史燕儒言國家建都幽薊內設重關外聯四
鎮所以封植却圻慎固疆圉周且密矣四鎮之中宣府為京
師北門而群醜盤據朝揚鞭於朔漠暮飛矢於居庸視諸鎮
為最急而延永之壤南山之麓陵寢倚焉先年翁萬達以東
北二路邊垣幾七百里兵少力分擬於東路鎮南墩與薊鎮
所屬火燄墩接界塞其中空自北而西歷四海治一帶共脩
外邊一道又自永寧墩至陸臺子墩創脩內垣一道與北路
新墻聯而為一經營二載功始告成設金湯之險崇虎豹之
威形成首尾隱然相應千萬世利也嘉靖中葉邊帥失人

多深入甯事者苟且目前緩誅避咎初為併守南山之說而
內塞漸廢遺蹟猶存所頽壞者十之二三苟小加脩築於左
掖龍門衛揚許二衛右掖龍門所滴水崖等厚為之備絕其
必窺誠如萬達所議外邊以捍北內險以捍京師內外犄
角近蔽延永遠護陵京策之得者或曰已守南山何用此邊
為哉不知守南山則將棄宣府而無益於京師脩內塞不惟
有以固南山而亦將有以保獨石何也南山接連居庸去陵
寢僅一舍岡巒澗谷盤互交錯亡可住足而懷延永保沃壤
平原皆在其外若委營長驅結營於懷永間分兵肆掠宣
府諸城自潰我兵躅躅山中自成土崩之勢所謂棄宣府而
亡益於京師也北路山谷偏側砂石窮塔亡新利益無延
延永將冒險內逞數年以來版築日舉大邊已可據而守矣
若復成此內邊則如金城玉壘環繞陵京若匪茹遂巡前
却於崎嶇之側攻之不腹掠無所獲力倦謀衰不駢首就擒
則衝尾而遁豈能抵黑峪躍龍門窺長安之嶺哉內地不羈
則北路諸城堡勢亦可緩而窮荒絕塞有安枕之日矣所謂
固南山保獨石信不誣也餘議明華夷添官堡定奏報禁抽
兌馬匹豁扣糧上皆從之

戊寅內承運庫太監傳空札徵戶部十萬金尚書劉體乾奏
下片紙不姓名不印安知真偽給事中劉繼文亦言之上
命如前旨

廣東海盜許瑞擒渠帥林容等來獻赦瑞給田宅

牛秉忠為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寧夏

己卯大學士趙貞吉上言 高皇足萬世之計令內外衛兵

分隸五府以杜強臣握兵之害慮至深遠也永樂末年因聚
兵北伐旋師之後結營團操以三千神機附之名三大營實
皆五府兵也正統末變為十團營弘治間加十二團營矣正

德間增東西官廳然舊營老家軍之籍尚存則五營之號未
泯五府之意猶存也嘉靖庚戌於五府外特設戎政府括內
外兵籍授之仇鸞一誅而鎮遠侯顧寰代之營兵日弱臣晝
夜慮之竊謂分府設將之制未易卒復一而分營統兵之法
猶可遵行蓋將才難得一以人統十萬衆非韓白不能以十
萬衆分委之數人則稱職易耳且將見操軍分左右前後中
營各擇將統之開營訓練各程其能文臣巡覈之加賞罰焉
收戎政府歸之內府有事則太阿獨持輦轂之下常有數萬
精兵可戰可守 上善之下兵部集議惟英國公張溶等十

六人請分練如貞吉言成國公朱希忠等二十人請收戎政
武臣及印仍三大營給事中邵燕魏體明御史尚德恒各言
強兵在擇將不在變法兵部尚書霍冀以為然請營制不必
更可印收戎政印三大營各一將領之賜勅設文臣總理從
之

談遷曰兵制遞變五府後而為三營三營後而為團營其
勢然也內江欲復其舊原非改輟廷臣不深惟其故紛互
各執則內江伉直自遂輿情未附耳江陵議大閱而詳成
之內江議營制而詳格之其作用固自殊也嗟乎文皇
聚兵於京師即屬府臣分領之歲終第其強弱視為賢否
又何事日後之廢置哉

南京國子祭酒姜寶勅助教鄭如瑾削籍魏國公徐鵬舉庶
長子邦瑞宜嗣其弟邦寧以母嬖欲立之求入太學賂如瑾
寶以聞奪鵬舉月祿及嬖妾鄭氏封誥
庚辰廣東兵破荔浦盜韋公海等

辛巳禮部請東宮出閣講學俟後命

壬午刑科都給事中舒化論巡撫應天海瑞迂滯不通變乞
改兩京清秩上以瑞節用愛人勤政任怨不許

癸未定光祿寺署正以乙榜知縣教官及例貢參之

禁元夕張燈

甲申總督宣大山西右都御史陳其學罷工部左侍郎徐綱

俱劾

夜月食

丁亥總督陝西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王崇古改宣大山

西

己丑進大學士趙貞吉太子太保

乙未惠安知縣蕭繼美賄敗吏科都給事中鄭大經請撫按

治通賄者從之

丙申洗馬署國子司業馬自強兼侍講還司經局纂脩實錄

丁酉左都御史王廷欽仕

故工部左侍郎李登雲贈尚書

總督陝西右都御史王崇古上言群臣言用人理財者奚啻百數竟未裨尺寸裕錙銖何也議者不任其事見效濶踈而鮮成也且邊事非經涉不知山川之險易非服習不耐風霜之勞若非督戰不知兵力之勇怯非見敵不知一勢之強弱故有不可戰而責以必戰可攻而顧謂不必攻當事邊臣真

莫知所適從矣理財之道費有大小省其大則小者可併如
大者費雖小省無益也戶部議邊費謂嘉靖初止五十九萬
後遞加至二百五十一萬豈無大費可省者乎此非邊臣所
敢與聞也又中外之費惟軍職濫甚果京衛侍衛軍職原無
加增其在外各省各塞新官既衆舊官可減不愈於裁一二
雜職耶章下兵部

戊戌協理京營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王之誥為右都
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倭陷廣海衛

二月亥朔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文淵閣大學士趙貞吉署都
察院

王世貞曰閣臣兼掌部院非舊規也焦泌陽掌吏部不過
數日呂餘姚亦不過數日嚴常熟以候郭安陽得兩月餘
嚴分宜徐華亭之掌吏部亦以候代故張永嘉之掌都察
院未嘗不推代也惟高新鄭託掌吏部起而入與閣務趙
內江亦遂兼都察院而體局大壞矣高以吏部為鳳池至
進首輔亦不忍舍出而斥陟入而執允真足寒心雖勉起
故吏部楊蒲坂以塞人口不還其舊物而置之兵部亦可

怪也此祖制之大變也

談遷曰內江握憲蓋有羨於新鄭也使優游綸席而不內
臺之是孰又何至忤新鄭而去之也故曰巧不如拙洵矣
四川戎縣都蠻阿大等寇掠高筠等縣巡撫嚴清請師薦貴
州安大朝從之

庚子作隆道閣仁德堂忠義堂

辛丑刑部尚書毛愷致仕初王廷毛愷倡議攻高拱及拱入
不自安也

南京中府太子太保魏國公徐鵬舉卒予祭母葬謚

己未復故大學士夏言原官賜祭葬謚文愍

庚申前南京刑部右侍郎曾鈞卒鈞字廷和進賢人嘉靖壬
辰進士瑞廉著聲歷官四十年不渝其素

尚寶司丞范應期為南京國子司業

辛酉更築西安城浚涇陽之洪堰

癸亥應天巡撫右僉都御史海瑞改總督南京糧儲巡撫保
定右僉都御史史大器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應天初吏科給
事中戴鳳翔劾瑞迂狂顛倒濫受詞訟田產分贖通路公差
吏部覆其志大才疎調之瑞一意拊單赤柳貴勢墨吏望風

解綬去徐階家居諸子故不束其下固奪田舍瑞痛裁之訐
訟蜩起諸子下請室階大不堪鳳翔之劾所自來也瑞雖去
吳人家祀之徐階子太常卿璠語人曰不肯兄弟合千金贖
給事去之為松人安堵噫痛哉巨室瑞不免賢者之過然千
金能去一撫臣則錢亦神矣

大學士高拱請兵部添設右侍郎平日則二練兵或備閱邊防而兵

乃專門之學非人、可能者豫養待用當自兵曹始宜選才智

充之專官練習如邊方兵備闕即以兵曹補邊撫闕即以兵

備補總督闕即以邊撫補而總督與在部侍郎時出時入俟

尚書之闕 工許之

甲子御皇極殿傳制冊英妃魏氏淑妃秦氏德妃李氏莊妃

劉氏端妃董氏惠妃馬氏 上初在裕邸姬御甚稀自即位

以來稍好內掖廷充斥矣

乙丑賜韓王朗錡寶籍樓

恭順侯吳繼爵署都督僉事袁正焦澤分領五軍神樞神機

營

丙寅南京太僕寺卿黃正色致仕

開封歸德彰德衛輝水災留馬價賑之

巡撫山西右副都御史靳學顏請徵義勇分番罷民壯出京
兵邊戍宣薊立倉積穀章下所司

丁卯改南京戶部尚書郭乾於兵部戶部左侍郎劉自強為
南京右都御史巡撫浙江右副都御史谷中虛為兵部右侍
郎河南右布政梁夢龍為右僉都御史督理營田巡撫山東
安大朝敗績於水西安國亨詐降大朝信之深入絕食賊合
攻我殺數千人

是月貴州興隆衛夜星隕聲如雷

三廟午南京刑部尚書孫植國子祭酒姜寶誠意伯劉世延俱

罷自助教鄭如瑾削籍喉給事中王楨劾徐鵬舉壁其少子
世延受賂密語寶而植不詳讞也故並聽勘

雲南按察僉事譚啟謫靜寧州判官啟御史時使浙直劾揚
州知府衛東楚侵稅下巡按御史王友賢微實不如啟言僅
調東楚啟自滇爭之得罪

禁提學憲臣聚徒講學從禮科給事中胡禎之請

談遷曰華亭講學為天下倡世群而效之學社綦置舍官
守而語玄虛薄事功而課名理下至巨奸元盜竊入而影
附焉如顏山農何心隱之流不可縷指故戒諭學憲敦崇

實行有以哉

壬申監察御史宋纁為順天府丞四川右布政使殷邁為南京太僕寺卿

癸酉「犯威遠總督陳其學屯高山移總兵馬芳軍威遠郭琥軍老營」驚曰馬太師安得先在是乎亟遁西襲老營琥又在也攻二日不克亦遁

祥符知縣謝萬壽暴酷削籍時任淺吏部特如令甲示戒
甲戌恭順侯吳繼爵耻與深官為伍辭京營總兵不許

乙亥起黃光昇南京刑部尚書南京戶部右侍郎張守直為

戶部左侍郎巡撫宣府右副都御史王遴為兵部右侍郎
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熊汝達移浙江巡撫延綏右僉都御史李尚智移保定

前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張志孝被劾降陝西按察副使

丙子翰林院庶吉士朱曆田一雋陳于陞徐顯卿韓世能張一桂張位李維楨王家屏于慎行為編脩沈一貫習孔教沈位范謙為簡討賈三近劉東星張書為給事中鄭國仕邵陞王喬桂郭莊為監察御史劉應麒徐秋鶚為禮部主事
丁丑禮部主客司署員外郎楊時喬為尚書司丞

戊寅寬積穀之例

己卯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吳時來改巡撫廣東河南布政司左叅政孟重山東按察副使何東序並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延綏廣西左布政使周倣為順天府尹

庚辰廣西忠州土官黃賢相等作亂尋就擒

辛巳鑄隆慶通寶錢

萬騎突至威遠蓋計我軍且東馬芳追斬十六級奪馬千五百匹初犯老營敵為疑兵東欲以走蕩王崇古曰每擊西而聲東將軍乘計售矣果犯威遠

壬午三大營總兵官改提督定西侯蔣佑領神樞營平江伯

陳王謨領神機營同恭順侯吳繼爵

甲申傳令南京加織十萬匹工料都給事中龍光執奏命造

供御三分之一餘准歲額

徙思南府城於平溪衛

丁亥南京大理寺卿徐貢元為南京戶部右侍郎浙江按察

使陳道基為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

吏部定巡按御史於州縣佐貳量罪輕重按問以季報

庚寅裁南京吏部驗封司主事戶部雲南江西司員外郎禮

部儀制司主事刑部四川司主事工部營繕司員外郎都察院都事通政司右叅議光祿寺少卿國子監博士學錄太僕寺寺丞各一

壬辰裁南京督糧都御史歸其事南京戶部侍郎仍設巡倉御史

癸巳巡撫湖廣右僉都御史劉慈為南京大理寺卿

南京右春坊右諭德萬浩為南京國子監祭酒

乙未命市綿二萬五千斤戶部尚書劉體乾以湖州貢至宜罷不聽都給事中李己言京師非綿鄉三月非綿時奈何以

倉卒具也遂止市萬斤

丁酉留蘓松常鎮贖鍰助河工賑饑

四 戊戌朔京師地震

起張狎右僉都御史巡撫湖廣

裁廣東巡鹽僉事歸於清軍道

庚子釋尚寶司丞鄭履淳太監李芳等獄履淳削籍芳戌孝陵

辛丑太常寺卿少歐陽一敬移疾歸一敬前劾高拱遂道憂死

癸卯大埔縣大雨水

甲辰令勳衛與己襲年三十以下者聽京營提督文臣教習
乙巳南京太僕寺少卿殷從儉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南贛汀
韶提督軍務

廣西按察使丁湛以年至今致仕

兵科都給事中溫純請選督撫兵備等官從之於是井陘兵
備崔近思陳州兵備傅霖臨清兵備喬應光薊州兵備劉得
寬皆免

河道都御史加提督軍務轄近地兵備官

丙午四川巡撫嚴清以逋盜被劾大學士趙貞吉言其潔已
愛民不宜遽罷命改秩

俺荅大舉犯平城副總兵張剛以幣賄使移衝朝於威遠總
督陳其學遣馬芳以精卒當之漢相紛拏殺傷大當退
追剛下吏

丁未翰林院庶吉士王弘誨授簡討

己酉豁輕囚

辛亥鎮平王府鎮國中尉睦樛為周府宗正載堂趙府宙楨

唐府載壇崇府餘府並教授領之

壬子起吏部右侍郎陸樹聲掌詹事府仍疾不起樹聲嘗與
客議徐階適徐氏僕竊聽階甚銜之雖不能中然終不推轂
癸丑光祿寺卿陳瓚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四川
大學士高拱請卹京商錢法從民便下部亟議
裁軍官冗祿

甲寅巡撫貴州右僉都御史王諍免諍因安大朝改上章自
劾奪大朝官

丙辰京營吳繼爵請改文臣閱視為提督許之己右都御史

曹邦輔求議職守酬酢不聽

丁巳太僕寺少卿阮文中為右僉都御史巡撫貴州兼督湖
北川東軍務

戊午陝西左布政使粟永祿為光祿寺卿永祿女適宗室例
不內任至是女沒撫臣為請

己未吏部右侍郎呂調陽為左侍郎掌詹事府
辛酉定南知縣梁士楚為福建按察僉事

平倭盜功

諭戶部趣貢金及市賢石戶科都給事中李已請止之尚書
劉體乾言諸珍寶不易致不聽

宣大雨雹厚二尺

壬戌故制勅房供事大理左評事兼翰林侍書李中子佃入太學上念其潛邸勞

乙丑傳制封環泓韓世子環清崇明王謨埉長樂王朗鎔慶陽王載堦高安王朝璽汝陽王壽鏞滋陽王讓機石泉王宣堦內江王譽桐南豐王恬坤稷山王

丁卯工部右侍郎靳學顏改吏部

五朔辰朔吳時來以操江濫舉調外吏部因定阻遷行取任淺毋概薦

辛未膠州臨朐夏津等縣雨雹損稼

壬申提督京營左都御史曹邦輔專督五軍營起兵部左右侍郎劉燾陳其學提督神樞神機

談遷曰京營更制勲臣三卿貳三權分而勢角徒滋兢耳於總練亡少益也

癸酉戶科都給事中李己給事中陳吾德言內承運庫太監崔敏等請買年例金寶與登極詔失信畿省饑荒計臣未有所出柰何以玩好費數十萬之貲敏等自擊時艱亦當惜財乃獻諫供用實充私橐竊恐將來效尤希進蔽欺不空人之

國不已也 工怒杖已百之下刑部吾德刑籍

丁丑豐城侯李儒卒

己卯夜火星順行犯太微垣右執法

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陳大賓為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

史總理河道提督軍務

庚辰裁廣東巡撫以總督李遷兼之

甲申順天府尹曹三賜為右副都御史巡撫雲南

南京戶部尚書譚太初致仕

乙酉戶部主事維遵刑部主事陸樹德兵部主事宗暹工部

主事竺東光中書舍人戴汝止並改給事中戶部主事葉夢

熊禮部主事王應吉刑部主事趙可懷工部主事唐鍊行人

陳文燧並改監察御史

丙戌南韶盜涿掠始興仁化桂陽羅平尋滅

丁亥脩延綏定邊寧夏橫城等大邊

戊子光祿寺卿栗永祿為順天府尹

己丑南京右都御史劉自強為南京戶部尚書

庚寅翰林院編脩王家屏田一儁陳于陛徐顯卿李維禎張

位韓世能張一桂于慎行朱膺檢討沈一貫習孔教范謙沈

位王弘誨纂脩 世宗實錄

辛卯沐昌祚嗣黔國公總兵鎮守雲南

癸巳陝西左布政使劉斯潔為光祿寺卿前巡撫保定右僉都御史溫如璋降陝西按察副使

乙未兵部左侍郎曹亨為南京右都御史

六月丙朔諭京尹禱雨停刑禁屠旬日是夕雨凡再日

庚子太原平陽潞安澤潞沁旱災免逋租

署大學士高拱上言邊方有司非雜深則遷請待之既薄志意隳沮宜吏治日偷民生日蹙也國家用人不常為官擇地

但當為地擇官自今邊方有司擇強年軼才兼通武事者三年為率加等擢用如禦敵著績超任之果才略恢弘即由此而兵備而巡撫而總督亦無不可若地方不效降三級調用推委悞事輕則罷斥重則軍法治罪然功名之路既開人思倖進則為定說薊遼則昌平順義密雲懷柔薊州玉田豐潤遵化平谷遷安撫寧昌黎樂亭延慶永寧保安自在安樂山西則河曲臨縣忻代崞縣五臺繁峙定襄寧鄉岢嵐興靜繁保德大同懷仁渾源應朔蔚山陰馬邑廣靈廣昌靈邱陝西則固原靜寧隆德安定會寧蘭茂環縣安塞安定保安清澗綏

德米脂吳堡神木府谷崇寧處乃美芳其他不得概稱以邊上從之

前少傅大學士李本請復呂姓

辛丑前戶部右侍郎黃養蒙卒

甲辰城宜章縣香口嶺地遠雜夷也

乙巳進李春芳少師滿六年考

丙午潮州知府侯必登進三品服俸高拱言必登勸農弭盜

治行為粵東最特優異之

丁未追奪前巡按浙江御史龐尚鵬削籍以輸幣粗糲左布政

使李磐左叅政薛天華按察使徐貢元僉事王宇並鑄二級

己酉罷浙江提學副使林大春以試日割製見劾

辛亥北城兵馬司指揮孫承芳廷杖削籍內臣李陽春殺人

令禁卒棄骸北安門外承芳以聞陽春言其人臥疾護出之

而死承芳乃擅拷校尉何也上遂反坐承芳

癸丑井陘大雨雹

禮部左侍郎萬士和致仕

乙卯大學士陳以勤上六事慎擢用酌久任處賸吏廣用人

練民兵重農穀上嘉答之

丙辰總督宣大陳其學巡按陝西監察御史潘民模坐薦有

司失格奪月俸高拱申定薦格凡陞任俸淺及常久任不得列

前總督糧儲南京右副都御史楊宗氣卒宗氣字正系延安衛人嘉靖辛丑進士以廢吉士授工科給事中歷山西右布政使右僉都御史提督三關巡撫陞總督年五十七

淮河至鴻溝境山工竣

辛酉雷震員丘廣利門吻

京師久雨諭都察院問民疾苦免間架錢

壬戌禮部右侍郎王希烈為左侍郎翰林院侍讀學士諸大

綬為禮部右侍郎仍各兼侍讀學士

巡撫江西右副都御史劉光濟為南京戶部右侍郎提督糧

儲

丙寅作光泰殿瑞祥閣於長信門南部科章上止之

故大學士張治改謚文毅湖廣撫按言文隱乃違拂不成之義於治大節未洽

罷真定河間等衛居庸之戍時薊鎮已練三千人故減班軍總督右都御史王之誥赴花馬池檄寧夏總兵牛秉忠由小松山出塞延綏總兵雷龍出西紅山陝西總兵呂經出救麥

湖俱搗巢斬首一百六十有奇延綏之功為最賜之誥金綺廕監

七戊辰左春坊左諭德兼翰林院侍讀張四維為翰林學士南京刑部右侍郎李一元改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巡撫江西

己巳令章奏簡質高拱言近趨浮冗詞繁意晦人臣奏對不當如是

辛未始註選河南山東京糧道左叅議吳允馮謙司經局洗馬馬自強翰林侍讀陶大器王試應天

甲戌王府官六年考察如京官例

丙子復雲南臨沅叅將

丁丑起任士憲為南京刑部右侍郎

兵科都給事中溫純等言薊鎮可慮者四土兵未練敵臺未完也騎長驅震搖京邑也營兵日耗聲援無資也套土蠻各懷報復也其常議者七邊臣積勞聞有小失不宜輕易京營練兵全籍副將稍重其事選各鎮名將儲之諸邊報功并叙哨諜御史遇警即趨近地覈功罪奏報不得踰月戶部先時豫計軍興故聲東擊西諸鎮援守毋中其詭邊城傾

圮亟脩繕堅完部議從之

戊寅定百官引疾例凡到部三年外雖稱三年內給據仍作
違限論其三年赴部道疾許致仕

己卯雲南貢金不至詔責戶部尚書劉體乾抗旨勒罷
增漢申通判

壬午戶部左侍郎張守直為尚書

甲申巡撫陝西右副都御史張師載罷

乙酉江西按察僉事陳成甫蕭山知縣許承周褫官成甫膏
表道還里怒榜驛吏承周搜其裝甚威巡按江西御史劉思

問以聞

丁亥吏科給事中賈三近言近來守令率重甲科而輕鄉舉
由撫按激之同一寬也在進士曰撫字在乙榜曰姑息同一
嚴也在進士曰精明在乙榜曰暴戾低昂之間殿最攸異往
議欲增甲科莫若振揚乙榜猶可效用又郡縣正官闕率委
佐貳署印年衰格卑漁獵貪饕何所不至宜吏部毋偏重進
士毋濫署印命行之

提督神樞營左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劉燾以賂遺劾免
戊子少傅兼太子太傅禮部尚書武英殿大學士陳以勤致

仕進太子太師吏部尚書遣行人護行子編脩于陞還侍
夫大綸曰是時內監竊柄既不可為而高拱繼至事多忤
疾見幾而作文端之謂乎

總督漕運戶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趙孔昭還都戶部右
侍郎陳紹儒為左侍郎總督倉場通政使楊思忠為右副都
御史巡撫陝西

補詹故少師大學士梁儲孫欽中書舍人始 上以年遠格
之高拱言欽所請合例非濫乞故
辛卯南京工部尚書林雲同致仕

海鹽捍海塘成

壬辰詔有司存問前戶部尚書馬坤年八十餘

山東沙薛汶泗之水俱溢決河茶城復淤工部右侍郎翁大
立言加開濬依梁山孤張山花山築堤以避秦溝濁河誠因
勢利導不與黃河爭尺寸之地也從之

癸巳工部右侍郎翁大立改左侍郎南京戶部右侍郎劉光
濟為戶部右侍郎大理寺左少卿王正國為通政使
巡撫遼東右副都御史魏學曾提督神樞營右僉都御史陳
炯為右副都御史總督漕運兼巡撫鳳陽

刑部右侍郎游居敬請宋儒羅從彥李侗從祀孔廟奏况奪俸三月

乙未成都龍安旱災免田租

後府太師成國公朱希忠辭府任監實錄侍經筵如故免昌平寄牧馬三年

江西提學副使陳萬言大考諸生驟死六十餘人已論調

八朔申朔前國子監祭酒胡杰調南京太常寺少卿

丁酉南京右都御史曹亨為南京工部尚書大理寺卿趙錦為工部右侍郎

起潘季馴右副都御史總理河道提督軍務

辛丑戶部尚書張守直言天下錢穀歲入僅二百三十萬有

奇歲出京師百餘萬而邊餉至百八十餘萬其溢請不與焉

自嘉靖十八年始中一邊臣日請兵餉蓋五十九萬增至二

百八十餘萬士馬豈盡皆實數芻餉豈盡皆實用耶宜令廷

臣酌裁不得過歲入常數之外上是之各督撫詳其實

城河西務

壬寅工部左侍郎謝登之為南京右都御史南京光祿寺卿董傳策為大理寺卿起喻時南京戶部右侍郎提督糧儲

右春坊右諭德兼翰林院侍讀丁士美脩撰申時行主試順天

甲辰署吏部事大學士高拱等言自今撫按糾劾有司即解官俟命得旨即覆如考察例從之

丙午南京工部右侍郎方蕙致仕

天津兵備副使周希哲被劾免檄各縣道費削籍

丁未趙奮沈伯龍梁問孟周共為給事中盧明章濟遠林喬應龍文科為監察御史

戊申賜遼東總兵官王治道等金幣初犯錦州治道自廣

寧援之退聞其屯蓮花山出塞襲斬四十級

庚戌諸酋祠蹄林議所入老把都兒欲窺畿輔打來孫朵顏各要俺答於陰山俺答營白海待東黃台吉嘗扼於宣府

憚內犯請北掠黑議不果諜聞京師戒嚴起劉燾左都御

史駐通州提督保定等援兵故事犯薊則宣大督撫自陽

和趨懷來捍陵京而二鎮師不需徵發竟馳援不留備二鎮

巡撫大同右僉都御史方逢時謂非計工書執政曰稱東

犯尚直宣大若誘我兵悉東以尾為首乘虛承突則雲中累

卵矣今督臣住懷則宜留帥於雲中需虛實東乃從內

地趨自可先，而至否者揚巢攻其必救一奇也。執政是之，邊外舊列臺十五，設卒寓望而卒，囑「精反為」耳目逢時，盡撤以疑「」偵知帥不東，又撤臺卒曰必襲我矣，遂不入。辛亥太僕寺卿顧存仁致仕。

癸丑御日講

山東左布政使姚一元為太僕寺卿，四川左布政使楊賢為南京光祿寺卿。

甲寅河東巡鹽監察御史邵永春以鹽池南北產鹽，今採鹽於北不於南，請南岍開門招貧民取鹽，令商人即支從之。

乙卯刑部左侍郎戴才改戶部，兼右僉都御史，駐通州督餉。提督神樞營右副都御史魏學曾為兵部右侍郎。

前河南按察使李攀龍卒，攀龍歷城人。嘉靖甲辰進士，善古文詞，其才雄一世。

丁巳順天府尹栗永祿為右副都御史，防護山陵。戊午南京禮部郎中蔡茂春、趙州知州張可久不任，並免。

己未釋給事中李己，獄刑科都給事中舒化等，請釋李己等。刑部尚書葛守禮以李己及內犯張恩等十人原未定罪，為

請上獨宥己，餘如故。始意思等有異，援至是服。上之斷

辛酉起王國光刑部左侍郎

南京兵部尚書劉采致仕

癸亥順天府丞朱勳上試錄有複紙勳及考官丁士美申時
行各奪俸二月

甲子致仕戶部尚書方純以儲恩存問疏謝 上謂恩詔久
矣何有司方及之也兵部知府李時漸奪俸三月

九月外復浙江總兵官劉顯署都督僉事

己巳南京吏部尚書吳嶽改南京兵部尚書

庚午廣州知府戴科下巡按御史初廣東副提舉黃屏臣才

而狡科乘屏臣出搜其貲五百餘金御史楊標下按察司詰
屏臣狀迫自經標遂怒科劾其挾私誣陷也

辛未時撫按舉遺詔進故刑部主事唐樞官廕故吏科都給
事中王俊民俱 先朝大獄大禮得罪者署吏部事大學士

高拱言 先帝峻烈鴻猷昭揭宇宙 皇上志隆繼述所謂

不改父之臣至父之政而常時不以忠孝事君假託詔旨如
先帝大禮大獄及建言得罪諸臣悉起用之立致公卿死者
悉贈廕夫大禮 先帝所親定立君臣父子之極今於議禮
得罪悉從褒顯 先帝在天之靈何以為心若大獄及建言

得罪諸臣豈無一臣當其罪者乃不論賢否悉加褒顯無乃
以及商政待 皇上與武王克商及其政不過釋囚封墓加
意賢者而已未聞於商家所棄盡用之也皇上 先帝之親
子議事者如此傷 皇上父子之恩非所為訓天下也 上
大善之諭自後借例市恩歸過 先帝者重論

壬申削故太保陸炳職籍其家御史張守約追論之也子澤
從子緒弟太常寺少卿煒各削秩田宅給外戚李銘等

工部左侍郎翁大立言淮河從太山廟至七里溝淤十餘里
水傍出朱家橋至清河河南鎮與黃河合此無足重慮第開

新庄開通回舡又復陳平江伯故道則其派自安獨黃河在
睢宿之間徙遷未易大可為陵寢憂今按視古睢河勢可通
之宿遷連徐州小浮橋此河宜濬以洩二洪水清河有魚溝
分河一道誠合規復可引河派下草灣免衝射之患如此則
南北運道可保從之

癸酉進橫州知州鄭國臣正五品服俸脩仁知縣唐執中從
五品服俸各久任

陝西大水酌蠲賑

甲戌河決邳州自睢寧白浪淺至宿遷小河淤百八十里阻

漕翁大立言權宜之計在棄故道而就新衝經久之策在開
泃河以避洪水工部以新渠卒未易就惟塞決口則故道可
通如泃口之議費雖不貲一勞永逸令大立身相度條上從
之治河諸臣俱戴罪責後效

乙亥土魯國王馬黑麻先遣謝其兄弟瑣非速檀虎來火速
檀阿卜哈亦速檀各入貢久待命督撫議例外增夷使四人
禮部以此非令甲第不欲失遠人意令瑣非等各附一使從
馬黑麻不為例許之
丁丑太僕寺卿姪一元為順天府尹

戊寅國子祭酒孫鋌為南京禮部右侍郎大理寺卿劉慤為
南京工部右侍郎

壬午巡撫應天右副都御史朱大器為南京大理寺卿

武昌承天德安荆黃旱饑保定大名廣平真定河間水災免
田租

京師解嚴協理兵部事吏部右侍郎靳學顏督餉戶部左侍
郎戴才各還部

癸未前南京戶部尚書孫應奎卒應奎洛陽人正德辛巳進
士自章丘令拜給事中嘉靖十年言事再下獄尋劾臺臣譎

高年丞稍遷兵部員外郎歷南部引年致仕

二百餘騎入大同之蒿溝副總兵錢棟禦於長林或言少即輕騎三百往至白道溝伏發棟及指揮張汝詔把總喬文奎死之

錄因殆五百分二日畢之

甲申俺答孫把漢那吉來降蓋俺答次子黑台吉所生三歲而孤俺答疑諸婦盡屠之把漢母與馬俺答婦一克哈屯撫之長而僕因愛之聘免捨金的女初俺答以甥女聘襁兒都司美其貌自納之襁兒怒攻俺答俺答慙奪把漢所聘女

與之把漢患謀入漢僕阿力真懼禍趣之乘俺答西掠土番與其黨叩敗胡堡求入諸將畏皆以為不可巡撫方逢時獨許之戊子至大同以報總督王崇古崇古曰此奇貨可居也吾豐館餼飾與馬予官爵尊顯之以餌急之則與媾令繫板升諸逆以贖否則脅那吉以牽沮之即不然如漢匈奴質子事使招其故部居近塞俺答老且死而黃台吉立勢不能盡有其衆我以一屠者谷蠡秩秩台吉勢必爭兩族相持我按兵稱助推亡固存那吉懷德黃台吉畏威安邊之大略也若循故事置海濱彼一窮胡雛何足重輕且失意颺去非

計請下廷臣熟籌之巡按御史饒仁侃武尚賢等各言「狡
宜飭備

談遷曰實錄那吉來降十在月癸卯予考稗官史彙具得
月日則癸卯為朝廷報聞之日非始入塞也餘亦多所更
定云

丙戌南京兵部尚書吳嶽卒嶽汶上人嘉靖壬辰進士授戶
部主事歷守廬州保定至今官入考績過其里終焉清介簡
質有古大臣風
丁亥吏部左侍郎王本固為南京吏部尚書司經局洗馬馬

自強為國子祭酒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陳道基巡撫應天
祀故太子少保禮部尚書歐陽德於鄉

戊子「黃台吉卜言兀等犯錦州大勝堡總兵王治道以四
千人援之巡撫李秋適駐義州」卒至聞於治道即自山海
關赴錦州請戰秋曰千里趨利兵家所忌將軍且休矣詰旦
參將即得功處治道曰爾怯耶以為中丞憂得功素驍將邊
挺槊而馳治道從之舉軍不知所往僅十餘騎相屬「走深
水堡伏於齊山力戰援絕矢且盡得功聞砲聲知大軍不遠
突圍出俱中矢死騎還者三人人心大震

贈治道少保左都
督謚忠愍贈得功

同都督知

沈懋學曰徐階在講筵面奏山西石州為「所攻陷」上為惻然旨下議擇將練兵練兵當先備京師後鑰於是始議練薊兵召譚綸本兵戚繼光總鎮主練浙兵一時大士夫頗難之謂舍見兵再添餉非便繼光曰蕪頗思用趙人此我二人經效之方不可易也議久不決徐階去高拱代相寢其議雖繼光鎮薊非其初指也始繼光議國家與「為隣旦夕烽烟可通甘泉庚戌之」門闔闔列障焉今諸邊見謂宿重兵二百二十年來尺籍幾銷盡矣每使者行

邊核尺籍借馬懸羊具數乃止大半耗矣莫敢詰焉士卒之勢強於偏裨主帥深易不常挂空名其上核實計餉往、側目謂毛以起邊長數千里兵馬不能滿張謂之擺邊守垣士備人數耳所得餉嘗不時又半入私橐輦載出刺載入要以上下相蒙積習故套則謂之逸事矣間有武弁分餉養家兵僅以護其身備一旦緩急然九塞之將二百年來亦無對壘堂、一戰者若及今鼓絃改調必先練新兵新兵之威立將可自固以行其令乃可簡汰舊兵核其名實兵得實用餉亦自如

辛卯署吏部事大學士高拱言 先帝臨御四十五年享年六十壽考令終前閱方士王金等獄詞謂金等進丹藥致大行悞服又用麝香附子熱藥及百花酒丹田發熱 先帝為其所害然耶否耶金等自有當誅之罪奈何以 先帝殞於非命不得正終者罪之 上命訊實以聞於是會鞠午門坐以左道惑人王金陶世恩陶倣劉文彬編置遠外赦妻子申世文高守忠削籍吏科給事中趙奮言金等坐前律固不當而熒惑 先帝事有指宜坐斬勿赦若以金等為從孰其首之彼陶仲文死久矣章工報聞拱議雖可採意摘徐階也

于慎行曰蕭育論趙飛燕事曰褒獎將順君父之美消滅匡救既往之咎古今通義也事不當時固爭防禍於未然各隨旨阿從以求容媚及宴駕之後尊號已定萬事已訖乃追論不然之事訐揚幽昧之過此臣所深痛也新鄭王王金之罪其議與此暗合蓋大體所關不可易也趙氏絕成帝之祀方士損 世廟之名於法不可不誅若直為人君隱過而不討其賊則世之可諱而不敢發者有甚於此者矣

壬辰翰林院侍讀陶大臨為南京翰林侍讀學士

甲午分榆林為東中二路增副使一駐神木堡
復京營舊制以兵科都給事中溫純言六提督紛譟不便遂
罷之仍擇總督協理大臣

十月未朔巡撫河南右僉都御史李邦珍改提督操江
戊戌廣寧地震

己亥改粟永祿巡撫河南

二萬騎去平城六十里而軍使伍奴柱索那吉勢張甚
王崇古方逢時遣百戶鮑崇德出雲石堡責其稱兵俺答曰
以太師之靈我何敢攬但不勝舐犢愛耳願移珍贖之崇德

曰中國重譯納賚方輸錯出其誰利若珍吾為若謀可不費
一緡也俺答曰唯使者命曰趙全諸逆叛主而去天下之惡
一也惡於中國而保於爾不可請受而甘心焉俺答意難之
崇德曰保仇而失親與惡而棄好非謀也俺答喜使其下火
力赤請約麾騎避一舍約已定屬黃台吉永各以萬騎
趨鎮城方逢時曰彼不聞約耳密取把漢矢使使授之諭以
音黃台吉手其矢泣曰嗟予此我弟故物太師若全我弟以
安我父大惠也遣部夷隨使入逢時宴勞之故不令見那吉
引使者登閣騶從導那吉過其下使者訝此那吉乃漢官儀

也歸報黃台吉遂出張家口宣鎮兵斷其歸路前部欲戰
黃台吉曰戰則敗約我何詞於太師整兵西出拒門堡初俺
答西歸欲犯塞趙全謂必重困我妻語曰老悖不違死信漢
叛兒語殺吾孫乎遂不用全計張居正遺書王崇古曰和戎
自有體彼即欲得孫謂宜先縛致全等境上盡屏往來游騎
請命幕府我乃禮那吉而歸之耳今擁萬騎平城外欲坐
索而孫何可謂誠款乎趙全等至夜檜彼豈能坐而待縛若
雞犬哉假令語泄彼得為謀或詔以脅從數人欺悞朝廷而
我乃棄重質非細故矣且那吉歸而老酋幸奉約束亡他吾
且封爵假王通貢市可矣有如諸所言特空詔幕府殊無
意稱臣又或多所請乞明年又復寇邊損國家威重則雖得
全等數十百輩何為

庚子施光祖嗣懷柔伯

兵部員外郎霍與瑕為廣東按察僉事

鎮國將軍禮煇襲封肅王先肅懷王之從王例不嗣太監陳
洪受賂部科爭之不聽詔仍支將軍祿其次子授本爵

城激江雲南

李成梁為署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遼東

辛丑寧晉伯劉斌卒

臨淮侯李庭竹總督京營戎政

甲辰吏部右侍郎靳學顏為左侍郎翰林學士張四維為吏部右侍郎仍直經筵日講

南京戶部尚書劉自強改南京兵部尚書

總督薊遼保定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譚綸為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協理京營戎政綸在鎮多所建畫立車營治墩臺專委戚繼光薊遂稱勅

丙午新蔡王健御薨昭和

十月丁卯遼東天鼓鳴

提督操江右僉都御史李邦珍保定巡撫右僉都御史李尚智並劾免

己巳南京提督小教場應城伯孫文棟劾免

辛未巡鹽監察御史蘓士潤言濟南東昌兗州官鹽積滯四十餘萬引前奏罷四萬復令開中是愈壅青登萊本行竊鹽請停開中買補之例給粟鬻鹽毋越境粟責有司季繳部覆停引不便量減三萬引從之

賑湖州水災免租秋

彰武伯楊炳協守南京署後府鄭印為署都督僉事總兵官
鎮守甘肅

癸酉 上省牲南郊

丁丑總督王崇古以俺答乞封貢通市上言國初嘗封忠
順王近事則西域諸國亦各有封請得封俺答比諸國為外
藩定貢額示以賞賚之等官黃台吉等以結其心歸我叛人
剪其翼亦中國之利也。仰中國布釜每入寇寸鐵尺布皆
所不遺通貢後不可復得將不無鼠竊之憂若許通市則和
好可久華夷無利命賜把漢那吉幣四布百匹

南京禮部右侍郎孫鉞卒鉞餘姪人嘉靖癸丑進士選庶常
尋授編修隆慶初進左中允歷左諭德祭酒進侍郎未赴

十 丁酉總督陝西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王之誥為南京
兵部尚書

總督殷正茂巡撫李遷都督同知俞大猷徵諸道兵十四萬
人進攻古田盜克其巢盜奔合潮水巢據其巔

叛人趙全等既至遂歸把漢那吉遣康綸送之把漢感泣携
妻往阿留力哥及十二使為質俺答迎於河上祖孫鳴相

勞苦曰帝天也覆露我多矣南向拜者再使打兒漢入謝奏
帝赦我逋裔而建立之其德亡量願世為外臣貢方物上
下其議兵部尚書郭乾言「方求款即要我不燒荒不搗巢
若要我以不繕塞不設備是以首腊毒我也不如卻之母引
慝馬總督王崇古言先帝開市時「勢方張邊臣媚而致
之故盟未幾而寒今「卿我若黍苗之仰陰雨也昔制在「
今制在我何疑於「而不使之徹聲聞於天上耶詔下三鎮
議

談遷曰「至狡悍單辭難信既縛獻各叛則剖其心予我
而樞臣持故事格之誠恐見也匈奴不獻中行說李陵回
訖不獻僕固懷恩西夏不獻張元昊吳而堂「天朝獨得
於梟雄善戰之俺荅非威靈出千載上哉王崇古云漢宣
帝時匈奴初衰亦歲在庚午今豈其時耶於戲善兵者不
戰此之謂也

外戚李偉進都督同知
戊戌前戶部尚書馬坤卒坤揚之通州人嘉靖癸未進士

庚子戶部左侍郎戴才為右都御史兼兵部右侍郎總督陝西三邊軍務

壬寅戶部員外郎宋之韓主事蘓民牧烏昇刑部員外郎張思忠宋應昌李貴和主事程文陳三謨劉伯燮禮部主事紀大綱兵部主事丁懋儒並改給事中戶部主事侯居良暴孟奇張憲祥李純朴刑部員外郎任春元主事陳文煥 鰲蘓民望禮部主事周思克兵部主事桂天祥工部主事杜化中汪文輝行人李采菲大理右寺正王元賓魏縣知縣馬三樂並為監察御史

命順天尹禳雪

罷薊霸眾雲採礦

甲辰月掩旱霜

大同巡撫右僉都御史方逢時夏去

乙巳吏部右侍郎張四維為左侍郎兵部右侍郎魏學曾改

吏部

庚戌大學士張居正秩滿進兼太子太傅吏部尚書

乙卯 上御午門受俘趙全等伏誅

丁巳左都御史葛守禮言畿南水患請脩橋梁開屯種下部

議行

進總督宣大王崇古太子少保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廕
錦衣正千戶大同巡撫方逢時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廕百戶餘陞賞有差兵部尚書郭乾進太子少保

戊午進閣臣李春芳中極殿大學士支尚書俸高拱少師兼
太子太師建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少傅兼太子太傅建極殿
大學士各廕尚寶司丞殷士儋少保武英殿大學士與大學
士趙貞吉各廕中書舍人
山西按察副使劉應箕大理寺右少卿部光先並為右僉都

御史巡撫大同延綏

遣刑部郎中馬顧澤王燮蕭通張庸侯思古宿度杜輅李勳
王一治吳善負外郎潘願龍朱湘曾子器大理寺左寺正盧
整右寺副梁柱臣錄囚天下

辛未隆慶五年

正己巳賑文安永清薊霸等水災免其屯租

辛未享太廟

甲戌吏部大計旌入覲卓異按察使勞堪江一麟僉事蕭大

亨知府丁應璧徐學古侯必登李渭高文薦同知章時鸞知
州許希孟知縣林會春徐成位曹大埜劉不息各衣一襲鈔
百錠宴禮部下貪酷知府徐必進等二十五人於巡按御史
追入之

丁丑翰林脩撰申時行為左春坊左中允國子司業王錫爵
為右春坊右中允並兼編修

己卯戶部請覈覲官逋賦計其數駐俸鑄級從之

乙酉湖廣土寇覃壁平

己丑大風霾

庚寅閣臣請率百官朝東宮於文華門許之以二月既朔

辛卯翰林編修余有丁為國子司業

徵光祿寺二十萬金以部科諫半之

壬辰南京太常寺卿袁洪愈致仕

南京戶部右侍郎喻時卒

署都督同知廣東總兵官郭成改四川討山寇

二甲午廷臣及入覲官謁東宮於文華左門

乙未左都御史葛守禮言禁奢僭厲風俗一事上是之

丙申山西按察副使張學顏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遼東

戊戌祭太社太稷

己亥開日講

少傳大學士張居正詹事府吏部左侍郎兼翰林學士呂調陽主禮闈

設分守惠潮叅將

庚子總督尚書王崇古上言市甚利若拒而不許彼必且飛揚跋扈宣大或以遣降之恩可保數年不侵其禍且東中遼薊西中關陝矣先朝嘗封太平賢義安樂及哈密忠順王故事臣謹條八議曰錫封號官職俺答可賜王號頒印俾

號召其子弟為國藩籬餘如老把都兒叔囊長子吉能俺答長子黃台吉宜授都督他子弟如兀慎打兒漢等四十六部宜授指揮俺答壻十餘部各授千戶假名器以服強胡使無犯邊曰定貢額之貢意實希賞許歲一貢俺答馬十匹來使人老把都兒吉能黃台吉各八匹使各四人諸酋以部落小為差大則四匹小則二匹使各二人共貢馬毋過五百來使毋過百五十人馬分三則上馬三十匹進御餘給值有差歲六十人入京餘留境上還以金繒布等分賞諸酋曰酌貢期貢道入貢互市宜春月馬弱之時且及萬壽節上表自

大同左衛驗入給賞分駐各城其入京遣官送入居庸關自
昌平入朝寓四夷館聽禮部繩給事訖由故道所歷將領威
陳兵伏示威重戒交通傳泄曰立互市漠北無他產釜繒之
具仰賴中國今誓絕侵犯即求互市庶免盜竊彼以金銀革
駝等我商販繒紬布釜等十日開市彼三百人塞外我兵五
百住市場貿易盡月而止市場大同則左衛之威，堡府則
萬全右衛之張家口山西則水泉營至期商卒不得闌出禁
罔利啟釁罷市後有擾邊者檄俺荅及各酋核之曰撫賞費
各鎮歲備邊則有調遣客餉春秋擺邊則有行糧草各營探

哨夜役行糧各墩有常瞭行月二糧其費不貲又犒賞優卹
之具皆督撫贖錢及各城商稅地租歲不下數千金今可省
為撫賞各夷之需如不足支年例客餉夷使及守市夷兵夷
各布二匹酋長繒二匹紬二匹餘使以好至量加賞犒曰歸
降朝廷懸招降之例華人歸正者十七真夷避罪來降者十
三今既許通貢自後罪夷投降俱免收納華人歸正許騎來
馬住邊堡如追騎至即給以馬量與紬一布二日審經權俺
荅納款當優受降之禮議者必欲峻其始要其終夫春秋之
列國漢唐之封建雖友邦同姓尚不能守法信度而欲責之

夷，恐非連權之宜也。俺答年近七十，老把都兒黃台吉，能各年逾五十，倘各酋未死，邊境有數年之安，則宣大山西，殘城可漸實，蕪田可漸墾，客兵可漸減，練卒精餉設險除器，靡不豫圖，守可固，戰可勝。雖一時羈縻之微權，而保固疆圉，生全邊氓，不既多乎？曰：戒狡，飾令之為將務，為誇誕，謂宜戰，不宜和，搖奪邊計，請勅九鎮將領，未暇脩備，使，知我之有待，不敢復叛，或陰懷異志，則揚兵伐謀，使，不敢乘我之虛，其造言飾詐，陰壞貢議者，罪之，命下兵部廷議。

辛丑雲南道監察御史汪文輝上治體四事，專責言官曰：

先帝末年，大臣寅恭，稍議論不合，意見各殊，一二言官遂窺其所向，而攻其所忌，至顛倒是非，熒惑聖聽，傷國家大體，如復踵弊，傾陷忠詐，莫辨，則宋元祐之事，可為永鑒。此觀望當戒也。曰：祖宗立法，至為精密，而卒有不行者，非法之弊也。患不得其人耳。今言官條陳，皆因噎廢食，銳意更張，却臣重拂其情，遷就題覆，及其法立，弊生，又議復舊，非惟民無畫一之守，而部覆日亦不足矣。自今宜求任事之人，勿重於違言，官輕於變。祖法一切瑣碎迂濶之說，悉格不行，此紛更當戒也。曰：古之大臣坐事退者，皆微其詞，以養廉耻，而存國體。

今或掇其已往揣其未形疑似影嚮爭相詬病如市井喧鬧
為衆嗤笑是人已兩失之也至方面重臣苟非奸惡亦宜棄
短取長為人才惜今或搜其小疵極言醜詆使決於引去國
冢安得全才而用之此苛刻當戒也曰言官能窺切人主糾
彈大臣而其所短亦係天下萬世之議欲自護不得也今言
論或不當部臣不覆即憤然不平夫不肯認錯何以感格臣
父哉自今言官宜以公天下之心言之大臣確議當否毋襲
故套雖彼懷憤於一時終媿服於後日此護短當戒也 上
報聞時躉其言亡何遷陝西按察僉事

支大綸曰汪君此跡真救時之謹論邪佞之針砭也使用
於戊辰則高拱不狼狽而去國用於辛未則徐階不遑遽
而祈求愴夫壬人假風聞言事之權殺人媚人之毒縱能
得私於一時其能終追於天網乎

癸卯總理河道侍郎翁大立總督漕運侍郎趙孔昭皆劾罷
處州諸生毆分守叅議方岳成十二人
甲辰刑部右侍郎游居敬順天府尹姬一元勒致仕應天府
尹周倣罷操江右僉都御史調雲南副使吳時來
江西左布政使馮惟訥乞休以清慎加光祿寺卿

貢士趙蒙吉授國子學正蓋趙貞吉之弟南京國子祭酒姜寶薦其學行

丙午廣西省城地陷

戊申浙江雲南左布政使郭朝賓鄒璉為順天應天府尹

己酉兵部右侍郎谷中虛為左侍郎巡撫山西右僉都御史

石茂華為兵部右侍郎南京大理寺卿朱大器為刑部右侍

郎

庚戌通政司右通政胡杰為南京太常寺卿

辛亥鎮遠侯顧寰仍總督京營

壬子南京廣積廣惠庫火

遣內臣往陝西織絨部科止之不聽

乙卯刑科左給事中竺東光免東光言事狂悖見輕心快

成疾大呼於會極門

丙辰浚金水河

戊午巡撫遼東右僉都御史毛綱奔喪不候代被劾命服除

左遷

己未封皇子翊鏐潞王

朱冠為署都督僉事總兵官鎮守浙江

庚申陝西左布政使曹全言地曠事冗乞增左叅議一分守
關內道按察僉事一筦屯田水利郡縣佐貳及教官各數員
從之

三月戊朔古田盜平擒斬七千三百人有奇而渠帥韋銀豹之
首偽也蓋銀豹度已不免以莫諫成貌類因醉斬之亟獻尋
殷正茂知之密購數日而得上章自劾械京師磔於市

甲子兵科都給事中章甫端言「得封號則衆且益附是假
之翼也入我境則窺我文物是啟其心也」給事中宋應昌言
「雖通貢情或難測防邊則有兩費撤兵則非萬全張國彥

言「向入寇者每旅出塞者虞西北諸戎踵其後耳彼無我
患則專意諸戎諸戎必折而入於匈奴是加之左右臂而益
其強也請乞之費歲加月倍客餉不已必扣王兵王兵不已
必及市賈市賈不已必及內藏矣詔下廷議諸臣言利者十
一言害者十九尚書郭乾意惑之終持兩端請先授都督令
諸酋各自為部毋統攝俟奉約一二歲始封貢使留邊城毋
入京市期自二月至四月為率毋拘聖節」上命復議
王田伯蔣崇卒
丙寅夜月犯畢宿

丁卯通政司右叅議宋訓延綏巡撫右僉都御史何東序劾免巡撫江西右僉都御史李一元降調

復議膠萊運道戶科給事中李貴和言之命工科給事中胡櫛往視

己巳工御文華殿日講畢輔臣李春芳等具言封貢之利上曰卿等議定其即行之自是浮論稍息

庚午冊榮妃江氏安妃楊氏和妃趙氏容妃韓氏

巡撫浙江右副都御史熊汝達為南京刑部右侍郎山西左布政使楊採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山西

吏科左給事中賈三近往勘貴州安國亨以國亨與安信仇殺阮文中請兵之部兵議勘三近阮行文中又言國亨出就理召三近還

陝西西鄉盜平

下巡城御史緝游民

辛卯山西按察使張蕙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倭入廣東

四丑辰朔命饒州作陶器十萬有奇工科都給事中龍光等請減十之三四且寬其程不聽

癸巳大理寺卿董傳策求改南京便養許之

甲午河再決邳州

乙未河東巡鹽御史部永春劾總督王崇古弟侍郎張四維父並怙勢壞鹽法各跡辨不問

丙申王應龍嗣成山伯

庚子月犯軒轅星

辛丑順天府治中張德恭刑部員外郎包大燿前從祀太廟偶語坐不敬請德恭河東鹽運副使大燿兗州通判釋輕囚

癸卯南京給事中王禎等御史潘允哲等請罷貢市報聞

甲辰刑部定各省如熟審例減徒杖以下罪

乙巳刑科都給事中王之垣上承天基命事實三卷

辛亥授前昆都力哈俺答弟黃台吉都督同知賜獅衣一

綵幣四賓兔台吉等十人指揮同知那木兒台吉等九人指

揮僉事打兒漢台吉等十八人正千戶阿拜台吉等十二人

副千戶恰台吉等二人百戶

刑科都給事中王之垣等請諸進士讀律從之

丁巳英國公張溶罷後府恭順侯吳繼爵罷左府

戊午傳制封碩曠唐王縉熿肅王翊鑠金谿王慎鑠義寧王
在鏗永寧王憲燿光澤王
京師大雨雹

庚申左都御史葛守禮工官箴士節六事端趨向崇節儉正
心術勤職業敦禮讓弘器度 上然之

五朔戊朔南京禮部右侍郎秦鳴雷為南京禮部尚書

起汪道昆右副都御史巡撫湖廣兼贊理軍務

懷仁王俊榭薨謚莊簡

叙古田功進提督侍郎李遯右都御史巡撫般正茂兵部右

侍郎各仍故任餘陞賚有差

乙丑陝西貢士呂潛薦授國子學正

丁卯順天府尹徐斌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江西河南右布政

使凌雲翼為右僉都御史提督撫治鄖陽

巡撫廣西右僉都御史般正茂請脩舉鹽法足兵食賑鹽在
廣西出鹽在廣東行鹽在湖廣官出貲歲市二百艘時值消
息可充歲餉從之

甲戌大理寺卿張紳為兵部右侍郎南京國子祭酒萬浩為
南京禮部右侍郎

丙子廣安王載堂薨謚康裕

丁丑司禮太監陳洪同法司錄囚

戊寅少師兼太子太師吏部尚書中極殿大學士李春芳致仕遣行人曹銑護歸勅曰由狀元為執政馮京不愧字科名以宰相而養親王濟見榮於當世古稱盛事今乃兼之云云春芳為人性寬平事期安靜不好為躁刻時人比之李時其氣力不如也而潔廉過之晚扼於高拱不得舒時猶取裁不至過甚

支大綸曰李春芳員猾善宦骫骳易容政在徐階則媚徐

政在高拱則讓高蓋深於老氏之術者若宦豎縱橫而不能揀中宮失位而不敢言則徐與高皆然又不可以罪李也

朝臣予告堂上官按其實代奏始部覆

己卯漢陽知府孫克弘罷克弘遣蒼頭入京或妄傳徐階所使給事中韓楫宋之韓欲中階自往捕之求階事亡跡僅克弘所通故人書也之韓謂階子太常卿璠少卿琨等乾浚松江工供金錢使引徐氏舍人悉逮而籍之徐氏子使舍人置給事中張博等復論階三子下巡按御史逮克弘免官

左府因逸

戊子大學士高拱以首揆辭銓務不允

宣府獨石大雨雹

御史蕭廩言薊鎮入衛兵即於掣兵之日放歸免留備冬春從之

六月朔外朔京師地震詔脩省三日

前吏部左侍郎靳學顏卒學顏濟寧人嘉靖乙未進士自南陽推官歷左布政登朝淳謹脩潔文行並足重云

甲午宣府乾莊堡大雨雹

乙未張齊補順天通判兵科左給事中周芸御史李純朴為故給事中張齊訟寃并論刑部尚書毛愷左都御史王廷迎附徐階削廷籍奪愷原官

戊戌提督騰黃通政司右通政張鹵歸省

己亥吏部定督撫出入更調須實俸考滿其候代地方者亡論

庚子山西布政司右叅政廖逢節為右僉都御史巡撫甘肅

南京翰林侍讀學士陶大臨為南京國子祭酒

禮部員外郎張孟男為尚寶司丞孟男雖高拱戚戚引避不

時見

壬寅選翰林院庶吉士趙用賢王祖嫡史鈞趙鵬程何汝成
黃洪憲劉虞夔蕭崇業趙參魯漆彬張應元吳中行孫訓石
應岳張程秦耀公家臣王懋德劉楚先劉克正劉元震趙耀
李盛春王守誠宋范宋儒孫成名劉諧熊敦朴盛訥脩撰張
元竹編脩劉珉鄧以讚俱入館肄業鼎甲自嘉靖丙戌後不
受課至是復故

甲辰許西通貢授吉能都督同知其下四十九人授指揮
千百戶有差賜吉能獅袍一綵幣四

瞿九思曰世議開市之非策也是大不然敗市者惟十失
鬼一人自取殄滅而土昧把都隱布諸酋恭順相承者世
世是害一而利十也權其輕重市若便焉

乙巳吏部言任子自宗人五府出多雲貴兩廣遠郡守不旅
踵輒罷非厚也乞自今任子得陞部署及京府治中太僕寺
丞等官果稱職則陞郡守藩臬不必遠地郡守藩臬又稱職
又遞遷之母限格從之

丁未禮部集議宗藩廩祿在國家若供給之無措而意外可
虞在宗室若祿糧之不給而顛連可閔公私兩困勢不容不

少變為令長計惟限服制以殺其祿給聽自便以開其生路
嚴法制以禁其為非審時酌變毋過於此從之

安丘王府奉國將軍觀熒有罪賜死

戊申南京兵部右侍郎姜廷頤考滿廷見聲輕許致仕

壬子大理寺右少卿王治為太僕寺卿

署都督僉事謝朝恩為總兵官鎮守寧夏

甲寅順義王俺答及昆都力哈等貢馬五百九匹使者六十

四人表進上馬三十匹銀鞍一

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高儀署詹事府吏部左侍郎呂調陽並

教習庶吉士

乙卯高拱言國初進士鄉舉並用今進士偏重鄉舉甚輕欲

興治理宜破拘擥之見開功名之路凡保薦考選勿拘出身

從之

丙辰俺答縛趙全餘黨趙宗山等十三人來獻賜金三十幣

四

戊午高拱言行太僕苑馬寺鹽運司官皆要政非閒局也近

視之甚輕輒劣處者充任殊非設官初意乞推補庶謹有才

望者又定其格卿視叅政運長視副使陞遷如故事從之

庚申工科左給事中胡禎還奏開膠萊河臣至分水嶺問王
獻所鑿渠皆涿沙善崩白河細涿不足灌注現河小膠河張
魯河九穴都泊稍有潢汚亦不深廣膠河雖有微源然地勢
東下不能北引則諸河之不足資明甚分水嶺以南陳村間
以北又皆岡石糜沙不可鑿雖近海通潮將安達之 上遂
罷膠河之議

七 辛酉朔西安地震

起王化惠潮兵備僉事化前廣東副使削籍巡按趙焯薦其
知兵限三年立功自效

大學士高拱等言庚戌以來

先帝屢詔脩塞卒無成效非

徒當事者不力實以「擾應接不暇尺寸未成而尋丈已壞

矣今幸「款勢若可為且諸邊戍卒非戕也司農歲額不能

省也而卒以益疲吏以益狎則患豈必在「乘此閒暇培根

固本雖「欲背成而我歲有歲功月有月效十年無事常勝

在我矣則和可戰可寓戰於守寓守於和亦可不然齋空索

而戰、不可畫空城而守、不可抱空約而和和孰可臣請

自今每三歲遣近臣視九塞以八事殿最邊吏積餉修險練

卒鍛甲督屯理鹽養馬招降皆以數課吏治其功罪績著者

同斬廢壞者傲失機上從之

庚辰有二龍午見莆田縣東海中驅浪遊田間露身人皆見之

辛巳巡撫南贛汀韶嚴從儉為右副都御史巡撫福建

甲申南京刑部右侍郎熊汝達改南京兵部右僉都御史李棠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南贛汀韶提督軍務

丙戌許學倉驛遞閘壩等官得任本省

丁亥前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李一元待降稱疾篤不任上以怨望削籍

故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黃佐謚文裕

己丑提督操江陳省為右僉都御史

八廟寅朔旌順天翟思榮妻張氏貞烈是年思榮卒張絕粒死

壬辰南京刑部尚書陳其學致仕

己亥楚王英熿薨謚恭王

提督兩廣右都御史兼兵部左侍郎李遷為南京刑部尚書尋致仕

庚子宣寧王俊相薨謚昭榮

辛丑總理河道工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陳大賓卒

癸卯許西開市總督戴才所請市寧夏清水營移延綏市
於紅山墩

丙午漕舟阻於邳河奪總督陳炯總兵陳王謨俸命御史張
憲翔催督

己酉各軍行糧惟警調得支餘皆冒支論御史余希周議
工部尚書朱紱請開泇河下廷議

庚戌雲南曲靖臨安通海衛地震有聲

定南糧就舡支放

蕪鎮昌平敵臺成進總督譚綸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仍

協理戎政餘陞脊有差

癸丑山東按察副使吳允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宣府通政司

右通政張鹵為南京右僉都御史提督操江

甲寅巡撫廣西兵部右侍郎兼右僉都御史殷正茂總督兩

廣軍務兼巡撫廣東

禮科左給事中維遵覆視邳州河工

乙卯勅各邊督撫脩邊備

丙辰月犯軒轅大星

丁巳廣西左布政使郭應聘為右副都御史巡撫廣西

戊午定薊鎮募南兵九千人減主兵如之

九月申朔復山東 叅政專理蘓松常鎮糧稅浙江分巡僉事
兼蘓松水利

辛酉復引見朝鮮使臣時定諸夷使俱不至御前以朝鮮恭
順特許

壬戌減各鎮巡官符驗之半

兵部尚書楊博主錄囚

癸亥裁陝西行太僕寺苑馬寺丞增少卿一與寺卿並兼按
察僉事分理中東西三路專屬巡茶御史

庚辰前右副都御史党以平卒

辛巳東莞陳建著皇明通紀工科給事中李貴和言其傳聞
多失真貽悞將來命燬之

壬午肇慶同知郭文通勤惠知兵至是秩滿進從四品服俸
癸未宣大山山西馬市竣俺荅市大同得勝堡黃台吉擺腰兀
慎市新平堡見都力哈永邵卜大成市宣府張家堡共馬七
千 匹費六萬緡犒費四千緡進總督王崇古太子太保
餘陞賞有差

談遷曰于文定慎行謂互市得馬皆瘠驚下乘入塞輒死

牧卒賠償為北邊大害如唐回紇馬市坐空唐之帑藏夫
之入市利在漢物非誠有保塞之志瘠鴛下乘事所必然
即捐金繒以餌之尤遠喻唐宋而規、馬毛舉細故無以
示漢大也且令邊臣何所展其用乎

甲申月犯軒轅左角星

免武昌漢陽荊州水災田租十之五

乙酉遣錦衣衛官選浙東兵

山東巡撫右僉都御史梁夢龍等議試海運派粟十二萬石
自淮入海許之

戊子前總督宣大兵部尚書兼右都御史蘓佑卒佑濮人嘉
靖丙戌進士令吳縣拜御史有邊功

己丑國子祭酒馮自強南京國子祭酒陶大臨為少詹事兼
翰林侍讀學士

前南京國子祭酒姜寶刑籍追免南京刑部尚書孫植奪誠
意伯劉世延俸六月復助教鄭如瑾官初給事中王楨止論
寶徇情亂法及南京法司希高拱指坐寶賂千金

十朔己戌政兵部尚書兼右副都御史譚綸予告

甲午番賊犯岷州衛文縣官軍失利

庚子罷漕運都御史陳炯

辛丑南京兵部右侍郎熊汝達奏謝命侍郎以下省之

貴州宣慰司土舍安國亨降執獻其黨 上官其子及安智

子國貞

談遷曰夷俗仇殺尺一可解輒叛坐之出於偉功萬一承

突惟力之是視黔無幸矣新鄭常事單于解辦土司革心

亦寧得易言制勝乎

河道右副都御史潘季馴請盜決河防之罪舊以在山東河

南論戍徐邳而下止城旦乞概戍從之

壬寅保定侯梁繼璠為總兵官提督漕運鎮守淮安

癸卯潘季馴浚茶城

甲辰刑部左侍郎王國光為南京刑部尚書兵部右侍郎王

遴為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協理京營戎政南京太僕寺卿

汪鏜為南京工部右侍郎山東左布政使王宗沐為右副都

御史總督漕運兼提督軍務巡撫鳳陽

翰林侍讀學士丁士美為太常寺卿署國子祭酒前司業林

士章為南京國子祭酒

丁未鞏昌天鼓鳴

戊申巡撫應天右僉都御史陳道基劾免

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馬自強署院左右中允兼編脩申
時行王錫爵為左右諭德兼侍讀直日講錫爵署南院
丙吉能等貢上馬二十餘馬百八十俺答代進表賞衣幣
有差

辛亥吏科都給事中韓楫為太常寺少卿提督四夷館

賑南昌九江瑞贛饒南康水災

甲寅免徐淮田租

西安地再震

監察御史趙應龍劾大學士殷士儋因太監陳洪入相士儋

疏辨上慰諭之

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曹三暘為南京刑部右侍郎山西按

察使張佳胤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應天

故太子太保兵部尚書毛伯溫許論諭祭塋

乙卯免南京各衛所署印官轉漕

丙辰命作鰲山燈部科言之不聽

丁巳吏部左侍郎張四維予告

十月壬戌工部右侍郎鄒應龍為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

巡撫雲南

丙寅陝西貢市竣各加陞賚

丁卯沐朝弼塋母至南京巡撫右副都御史曹三賜言其怙
惡乞留詔還鎮間任省愆

戊辰吏刑部右侍郎魏學魯朱大器為左侍郎改戶部右侍
郎劉光濟於吏部南京兵部右侍郎熊汝達於工部順天府
尹曹金為刑部右侍郎補吳百朋刑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右
副都御史栗永祿為兵部右侍郎
復徐州洪主事

巡撫山東右僉都御史梁夢龍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河南

丙子巡撫浙江右副都御史郭朝賓左副都御史陳璿為戶

部左右侍郎

丁丑南京工部尚書曹亨致仕

辛巳琉球入貢 歸我掠者賜國王尚元金五十幣四

戶部左侍郎陳紹儒為南京工部尚書應天府尹鄒璉順天
府丞傅希賢為右僉都御史巡撫浙江山東

甲申至日成國公朱希忠代祀南郊明日 上御殿賀而不

宴

丙戌崇明縣丞孫世良遷吉府奉祠正託邑人跡留吏部請
下於理從之

丁亥召俞大猷南京右府僉書右都督

十二月庚寅南京刑部尚書王國光改戶部尚書總督倉場

辛卯高拱張居正求枚卜不允

壬辰旌餘妣烈婦李氏

癸巳禮科給事中蔡汝賢言臣長至導駕竊窺聖容微減於

前願齋居滌慮進御有常母令溺志游觀有度母令移情日

惟省覽經史親近公孤宗社生靈之幸也 上報聞

甲午賜西河王表相崇訓樓

立永安堡靖衛北裴家川腴田萬頃歲被，至是墻堡成

令守備武大用率卒墾田五年外始租

乙未前湖廣按察副使徐學謨罷非其罪巡撫汪道昆等薦
起之

丙申錦衣衛左都督朱希孝總理東宮侍衛

丁酉戶部進珠寶值二萬餘緡 上薄之詰所司對狀尚書

張守直引罪請再市 上奪却中表三接員外即賈實俸六
月

壬寅裁陝西新設參將

監察御史劉良弼以封貢工言六漸封疆弛守之漸熟夷疑叛之漸將領推諉之漸塞下虛耗之漸勇士散逸之漸市地增加之漸上以示總督王崇古崇古條對稱旨

丙午免文安寶坻薊州等田租

辛亥下戶部檄雲南廣東採辦珠石

寇遼東總兵官李成梁戰於卓山大破之斬五百八十餘級獲馬六百餘匹甲二百進李成梁署都督同知廕正千戶巡撫張學顏右副都御史餘陞賞有差

罷總理河道都御史潘季馴

癸丑上御皇極殿門宣捷明日稱賀命廕高拱張居正錦

衣正千戶

丁巳治順天永平保定河間水利

壬申隆慶六年

正月命雲南廣東歲進寶石二萬枚珠八千兩三年而止科

道諫沮不聽

庚申夜北方有赤氣如火久之散

癸亥進高拱柱國中極殿大學士張居正少師兼太子太師
甲子成國公朱希忠攝享太廟御史田子堅疏諫切責之
刑科給事中張楚城請御便殿召見群臣報聞

乙丑少保兼太子太保安平伯方承裕卒 孝烈皇后弟

丁卯禮科右給事中雖遵言運河從茶城至清河五百五十
里為運道咽喉宜增治長隄三里一鋪、十夫十五鋪一官
畫地而守以防衝潰自淮抵揚可隄決岸葺廢閘踰江而南
抵蘓浙水道多滯可疏淪之濟寧南旺藉汶洸諸河其泉源
宜封濬臨清而北至河西務工亦難緩茶城以西抵開封界
乃黃河上涿長隄多缺北徙妨新河南徙竭二洪且虞陵寢
以防激潰清河而東至海口係黃河下涿雖有沙洲宜因其
自然不濬導也報可

吳道南曰海口不濬今以為大憂奈何當其猶可疏時而
倡此議也其為見也甚悖

戊辰工部尚書朱衡兼左副都御史治河衡因築徐州至宿
遷長隄三百七十里并治豐沛大黃隄

辛未通政司右通政王凝為光祿寺卿

監察御史張克象等請教 皇太子引程頤半講之說 上

恣其肆謫克家

餘奪俸二年

山東布政司叅政潘允端移駐淮安理漕務裁漕運叅將
癸酉雲南巡撫曹三暘等言滇歲貢黃金二千又益三千若
莫措乞每兩輸銀一兩京師召買許之

丙子順義王俺答請給金字番經及刺麻番僧習呪許之

丁丑南京右都御史謝登之為南京刑部尚書起萬恭兵部
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總理河道提督軍務

戊寅夜月犯亢宿

己卯巡撫陝西兵部左侍郎張瀚以脩西安城及涇陽等洪

堰叙監司守令等功有旨此乃常職何功也奪瀚俸二月

庚辰山西布政司右叅政孫枝左叅議查鐸當入賀萬壽節
辭焉被劾免

各鎮積省歲費賜督撫王崇古劉應節等金幣有差

癸未方燁嗣南和伯方炳從弟

罷兵部左侍郎谷中虛大理寺卿何寬初福建叅將王如龍
游擊金科僉書朱珏被劾部下撫按訊之既末減總兵戚繼
光檄其送南兵巡按御史杜化中謂科珏託繼光私於中虛
等也時以如龍等有戰功獄且具而化中等欲陷繼光文致

之殊無事實

甲申顏嗣慎襲翰林五經博士

改後府採辦薪炭屬之兵部

陳藻秦舜翰為戶刑科給事中許乾鮑希賢任惟一為試監
察御史

定郵刑官不得辨復問革官吏

丁亥巡撫陝西兵部左侍郎兼右僉都御史張瀚為南京右
都御史

切盡西掠瓦剌令賓免台吉主市賞賓免以清水遠改市寧

夏中衛切盡上番文假道許詔並塞外行毋苦我邊鄙

二朔子朔改大同東北路叅將於得勝堡專理互市

己丑增陝西關內道布政司左叅議督糧儲驛傳

立新寧州副南寧地界思明羅陽諸土司者創之

庚寅吏部請另立廣東舉劾科條能弭盜安民即盡登薦刻
他省不得視例從之

癸巳、款量徹防秋擺邊兵及備禦班軍

甲午 皇太子冠乙未 上御殿受賀仍賀 皇太子於文

華左門

丙申四川總兵郭成劾免

倭分犯廣東化州石城陷神電衛錦囊千戶所一時吳川陽

江高州海豐等並燹掠山寇黃朝泰等復獗

丁酉巡撫貴州右僉都御史阮文中為右副都御史巡撫湖

廣右通政溫如璋為右僉都御史巡撫陝西

辛丑召張四維仍吏部左侍郎協理詹事府國子司業余有

丁為洗馬兼脩撰編修陳棟為右贊善

壬寅貴州總兵署都督僉事劉顯改鎮守四川

丙午徵太倉十萬兩

切盡自鎮番堡至昌寧將趨甘州巡撫方逢時令道南山辭

雨雪請從黑城部下有掠人羊者切盡歸之奪軍人弓者罰

償羊

宣府邊工成

戊申貴州左布政使蔡文為右副都御史巡撫貴州提督軍

務南京國子司業范應期為國子司業

庚戌選東宮輔導太子太保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高儀吏

部左侍郎兼學士張四維司經局洗馬兼翰林修撰余有丁

右春坊右贊善兼編脩陳棟侍班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

馬自強陶大臨翰林編脩陳經邦何洛文檢討沈鯉張秩直
講讀檢討沈淵許國校書制勅房大理寺左寺正馬繼文徐
繼申侍書

亥辛翰林編脩周子義為南京國子司業

翰林院庶吉士沈懋孝張道明服闋授懋孝編修道明工科
給事中遣內臣蘓杭織造

閏月丁巳朔兵部右侍郎石茂華右僉都御史陳省左春坊左

諭德兼侍讀申時行清理貼黃

辛酉夜月犯畢宿

壬戌湖廣布政司左叅政溫純致仕

黃台吉遣掠車夷革固等帳房革固夷派駐宣府塞外巡

撫吳允請馳使俺荅老把都黃台吉詰令遣還車夷築堡自

衛從之

癸亥提督四夷館太常寺少卿韓楫為通政司右通政提督

騰黃高拱弟為都督府都事居拱邸後楫等數携飲拱自

公歸過第所值飲為恒楫等乘其懽輒言其私人果得遷或

所憾言官輒曰某、將論吾師雖力止之如後何拱即屬選

郎外補衆咸畏拱實楫等導之拱不自覺也

丁卯 上御皇極門疾作還宮召高拱張居正朱希忠入乾
清宮門 上執拱手歎曰何事非內臣壞耶朕身後事卿等
詳計之輔臣出宿西闕門直廬明日 上稍安
故大學士蔣冕孫務稼補詹中書舍人
壬申南京太僕寺卿殷邁致仕

禮科左給事中維遵閱視泃河言泃口河從馬家橋東過微
山赤山呂孟等湖踰葛墟嶺而南經侯家灣良城至泃口鎮
穿蛤鰻周柳諸湖達邳州直河口入黃河凡二百二十餘里
道捷而功難葛墟嶺高出河六丈餘鑿至二丈難入侯家灣

良城多伏石難鑿且湍悍不可漕命尚書朱衡同總理河道
都御史萬恭履視以聞

癸酉風霾遣官禱 工於郊廟社稷

乙亥廣東兵擊倭於外村烏巢敗之

丙子冊敬妃莊氏恭妃李氏懿妃于氏奇妃葉氏

丁丑復廣西總兵官

庚辰 上疾漸平傳示各官

南京戶部右侍郎楊思忠疾去

辛巳福建總兵官署都指揮同知李錫改鎮廣西

甲申南京右府僉書右都督俞大猷總兵官鎮守福建及浙
江台溫

三月亥安義知縣曾如經削籍初盜劫安義庫時專罪如經吏
部以分守左叅政方良曙不得獨追遂鐫級
真定陷霜殺麥

戊子 上復視朝 皇太子出閣就學

庚寅河東運司地震

辛卯南京戶部主事張振選免尚書曹邦輔劾其抗違部覆
奪官仍通飭中外屬吏

癸巳增廣州海防同知

丙申命軍機事兵科毋貼報諸司跡未下科毋傳旨

嘉湖水利歸應天撫臣兼督

戊戌鄧世棟嗣定遠侯

己亥延綏巡撫都御史都光先繪本鎮形勝圖并上五論

庚子東 速把孩歹青等忿前敗復犯長勝堡守備范芝拒
卻之已犯清河堡守備曹籃等又大敗之共斬百六十五級

上命勿宣捷賞督撫將領等金幣

辛丑貴州兵破猺賊

乙巳禮部尚書兼翰林學士潘晟致仕吏科左給事中宋之
韓偓同官賈待問匡鐸等遞攻去之搏擊取勝時論不與
總督漕運右副都御史王宗沐言邇者黃河為患科臣議復
海運縉紳之慮猥云風波夫風波在海三尺童子知之然亦
自有辨語云天不滿西北地不滿東南東南之海衆水所委
渤澥稽天則迴避靡地近南水煖則蛟龍窟居元海運有敗
以其起太倉嘉定運而北耳若自淮安而東由登萊泊天津
此實北海中多島嶼可避風蛟龍有往來已窟宅誠以舟行
因曠遠取速記島嶼以避患名雖同於元人利實專其便利
且語全勢則說有三唐人都秦右據岷梁左通河渭是險可
依而水未通利有險則天寶興元乘其便亡水則會昌大中
受其貧宋人都梁背負大河面接淮汴是水通利而無險可
依有水則景德元祐享其安亡險則宣和靖康受其病若
國家都燕北有居庸醫巫閭南通大海金湯之固以拱衛神
京海運不通猶不敢謂太平無遺慮此天下大勢一夫三門
天下之險也唐人裴耀卿劉晏等百計經營以都關中故若
都燕則既受河與海矣河一自安山涉汶濟即今會通河一
自溫入汴入衛俱會於天津然終元之世未嘗事河而專海

者彼陋夷紛攘終歲用兵其於河固亡暇彼又以河之利不
如海入閘則兩舟難並不可速魚貫逆溯一舟壞則連觸數
十舟不可避一夫大呼萬櫓皆停腰脊咽喉之譬先臣丘濬
嘗言之若主於河而恊以海自可萬全亡慮故都燕受海猶
馮左臂從腋下取物也此都燕專勢二黃河西來禹故道雖
不可改然不過自三門而東出天津入於海是腹雖稍南首
尾實東西相衡而歸北乃今則直南入淮去歲決從閘家口
出支河近符離靈璧又幾於正南夫自西北抵東南途益遠
合諸水益多如去年漂流中外臣工聞之皆變色及今通變
於河梗非海運計將安出此目前急務三風浪天數臣豈能
逆覩然以為占候趨避果無失當不足以妨大計於是海運
議行三百艘

郭子章曰會通逸矣而黃河為萬海運迅矣而風濤巨測
高堰築則民陸而陵水高堰開則陵存而民劫夫天下未
有兩利而並存者當權其重輕焉河必不可開而風濤猶
可避未必歲皆颶溺也陵必不可遷而民居猶可徙未
必處皆汚下也

戊申尚寶司卿劉奮庸上五事曰保安聖躬人主一身天地

百神之主也思宗社付託之重凝神定志忍性抑情毋逞旦
夕之娛而輕萬年之慮曰總攬大權先帝英明果斷恩威
莫測皇上曾出獨斷否乎人才用舍果盡協於公論而無
敢自快其恩仇與臣弗敢知也願凡庶府建白閣臣稟擬特
留清覽時出獨斷曰慎乃儉德皇上即位以來內府取銀
數十萬求珍異之寶作蠶山之燈服御器用即縷金雕玉於
身心實用何所裨益而好之若是生財甚難靡敝無紀良可
惜也伏望念內帑之空虛思小民之艱苦不作無益不貴異
物則府庫充盈民樂其生曰留心章奏人臣進言未必一一
中節其心效忠於國家皇上一切不覽非唯阻樂告之志
抑恐愾邪權勢之党轉成其奸伏望留神省覽曲宥狂直其
當理者即賜施行曰起用忠直皇上即位以來臺諫擯斥
尚未召還願恕狂直之罪嘉批鱗之誠廣仁宥於既往作直
氣於方來奮庸雖高拱同御時面折拱跡上譏切執政訾者
謂奮庸久不徙官心快也

已酉安慶軍譚初指揮張志學等懇知府查志隆乘支餉同
指揮馬負圖張承祖縱卒圍郡邸欲殺志隆士民洵三日
稍解詔逮志隆志學等下刑部

戶科給事中曹大桢論大學士高拱大不忠十事 聖體違
和群臣寢食不寧拱言笑自若且過姻家刑部侍郎曹金欽
樂視 上疾若罔聞 東宮出閣講讀國家重務拱當日侍
左右乃止三 八日叩首出是不以事 陛下者事東宮自拱
再用即專報復昔日直言拱罪如岑用賓等二十人一切
降斥拱掌吏部其超擢者皆親知門生如副使曹金姻家也
超至刑部侍郎給事韓楫門生也俸淺即超右通政其他更
不可勝數科道乃朝廷耳目拱欲蔽塞言路每選授科道先
部堂戒諭不許擅言大臣之失科道多拱腹心凡 陛下微
求即交章上奏至拱罪惡皆隱晦不言昔日嚴嵩未兼吏部
之權令拱久掌吏部用舍予奪皆在其握權之重過於嚴嵩
拱親開賄賂如副使董文霖餽六百金即 東宮侍班他莫
夜之金難以盡指楊順路楷阿嚴嵩意誣殺沈鍊人一切齒
陛下即位論順楷死天下稱快拱受楷千金強辨脫楷死
拱私恨點吳時來害徐階黨太監陳洪自擅俺荅歸善之功
上責大桢妄言 東宮出閣閣臣無太子太師銜例侍班
拱積五日一往有旨令輔臣日輪直 東宮
辛亥高拱踪辨且乞休 上慰留之兵部尚書楊博等給事

中維遵等御史唐鍊等各倡跡留拱識者諷之
四月己命順天尹禳旱停刑禁屠越三日乃雨

吏科給事中涂夢桂劾劉奮庸怨望瀆擾工科左給事中程
文勅曹大楚設謀傾陷下部高拱請寬宥不許請大楚乾州
判官奮庸興國知州奮庸 上初不問夢桂因大楚尋端排
之

庚申巡撫雲南右副都御史曹三暘罷三暘考滿跡先一月
發蓋地遠沿舊獨被劾巡撫寧夏右僉都御史張蕙調外
辛酉應天府丞丘有巖免時家居翰林編修曹大章苑馬卿

韓子允詐取人財有巖瓦之被劾

乙丑巡撫四川右副都御史劉斯潔為左副都御史還院
起朱笈右僉都御史巡撫寧夏

山西岢嵐兵備副使蔡可賢罷俺答市岢嵐堡要可賢往互
入其帳相揖受觴貽所嬖甥女金幣狎焉謂將吏曰此陳平
所藉以解白登也市費才三百金可賢中斐語去

丙寅徐邦瑞嗣魏國公

賜高拱寶謨樓鑿忠堂額

戊辰太子少保禮部尚書高儀兼文淵閣大學士直閣

通政使王正國為南京刑部右侍郎前應天府尹畢鏘為南
京戶部右侍郎太僕寺少卿曾省吾為右僉都御史巡撫四
川
己巳命釋輕繫

土蠻臨近邊遼東戒嚴不入

壬申吏部左侍郎呂調陽為禮部尚書太常寺卿李際春為
通政使光祿寺卿王凝為太常寺卿

甲戌蘓松兵備副使蔡國熙改山西提學督學校國熙按治徐階
子璠現論成瑛編氓又蒼頭坐戍十餘人籍田六萬畝獄上

高拱擬旨謂太重令改讞徐氏稍得安

丙子 東宮輟講

丁丑太常寺少卿路王道為光祿寺卿

復故總督浙直太子太保兵部尚書胡宗憲官予祭兵科右
給事中劉伯燮訟其冤

己卯太常寺卿署國子祭酒丁士美兼侍讀學士侍班 東

宮吏部左侍郎兼學士張四維署詹事府少詹事兼翰林院
侍讀學士馬自強為詹事府同教習庶吉士

徵戶部十萬金備午日宴賚

廣西府江右江諸徭獍復亂巡撫右副都御史郭應聘議大
征

庚辰召南京禮部右侍郎萬浩於禮部署國子祭酒
庶吉士李熙服除授兵科給事中

監利知縣李克敬嘗平巨寇命需次僉事

翰林檢討沈位使過睢寧暴卒蓋漕卒毆之事聞治如律

壬午傳制封翊鑿吉王肅濬周世子在銖京山王朝埭汝寧

王理璣德化王翊鑣惠安王翊針臨朐王憲烟建德王慎鍾

慶成王

少詹事兼翰林侍讀學士陶大臨為詹事署院

昌平大雨雹

五月酉朔作瓜州鬧

丁亥成國公朱希忠攝北郊

壬辰南京工部右侍郎汪鏜改南京禮部

免高雷蕙惠潮田租十之三蠲積逋時廣東用兵

戊戌海盜李茂陷樂會縣求降不許

己亥復居庸山海巡關御史

庚子夜月食

南京大理寺卿董傳策為南京工部右侍郎
巡撫南贛右副都御史李棠討山寇平之

甲辰減湖廣祿糧九萬九千九百餘石馬價九萬八千八百
餘金蓋景遠國除及罷採木

乙巳總督王崇古請給順義王印旨使入京給鉄鍋撫賞親
屬人給紬繒二匹布十匹米一石兵部楊博議許印銅鍋順
義王使至邊遣光祿署丞賚賞往宴其撫賞親屬及窮夷令
總督裁之勿斬勿濫報可俺荅機變械旆身赴市場凜遵
約陰令其子黃台吉把等躡躅邀索因而調停示德黃台吉

市每後期部下卒時掠我民又劫火車二夷東往諸將請兵
之崇古曰懼之耳毋速狄虜以旨諭俺荅每口置酋長二人
分地于撤蹂捕謂之守口夷

丙午 上不豫

戊申賜俺荅順義王鑲金銀印

葉向高曰北狄之盛至勝國極矣不有大聖人興孰為驅
除觀我 太祖之命將徂征神謨獨運元侯樹屏九塞周
防洵禦戎之上策也永樂之世大鈇親麾王庭屢躡至使
內帑竭於軍興遺弓墮於朔野夫寧好戰蓋懲臚朐之血

深謀燕翼故勒萬乘勞士馬而不悔耳威靈震被再世冥
如爰及正統凶燄復張加以行人失詞戎心無厭渝盟犯
順輅馬震驚苟非社稷有靈夷庚旋復禍患之興曷云其
極跡所由來固歎貢為之階也是以景皇深懲往事杜
塞孽萌行李罕入其疆聘覲不報其使綢繆補葺上下同
心亦叛亂相尋鳴弓內兢彼紛我睦邇鄙雖或小虞而
國威幾再振矣其後干楸弛傲自微藩籬東勝朔方莽為
豺虎引寇屬垣邊城晝閉威寧一戰膽稍寒而根結既
深蕩除未易揚塵飲馬羽檄交騰孝皇赫怒興思犁庭

之績顧問公卿張皇捷伐事雖不宥夫庸非仁者之勇與
正嘉之際點暴興族類蕃滋近世未有曾旣發憤建謀
欲傾其巢穴還我舊疆而幃幄構爭蕭牆生孽伊吾之劍
未鳴而身首異處矣豈不痛哉既得志益肆馮陵鳴鏑
天都徹烽大內師中之寄委於匪人騎士材官雲蒸霧集
而不敢以一矢加遺氛日惡厥有由然穆皇初歲虔
劉汾石幾無孑遺屬天厭亂孽叩閔遂緣舐犢之恩用
蠲放麋之德桑椹既食好音是懷馴異類於壇坫極氓隸
於干戈亦云盛矣而玩愒寢生軍實耗墜迎佛掠番狡謀

百出金錢內盡藩籬外徹故識者憂之夫闕市之費省於
轉輸款塞之利美於和戎琛幣之交安於鋒鏑此邊臣之
所禱祀而求也然而尋得失於累朝考「情之終始乍臣
乍叛不可為常故二祖驅之於前列聖絕之於後雖
間故慕義貢獻不卻其誠而安攘之大猷在彼不在此矣
夫順者逆之機也安者危之伏也易云喪牛於易詩云爰
居爰處爰喪其馬六經之治貴於未亂可不謹哉

黃台吉欲携二婦入居山後屬「地王崇古以聞高拱寓崇
古書曰「性貪婪誘以利則死命可制正不必惜撫賞小費至
於黃酋帶婦入居此必不可彼豺狼也而可同舟視耶密邇
山陵所當深慮顧目前之款順忘他日之遠圖則今日之完
全反成他日之釁隙夫各酋咸賓則黃酋孤雛耳即跪梁何
能為不乘此時且從且違且恩且威以懼其心而惟言是聽
寧不釀禍

始遣工部主事造船清江設徐邳防河鋪役俱尚書朱衡等
議上

翰林院庶吉士李長春授編修

己酉 上大漸召大學士高拱張居正高儀入乾清宮 工

倚榻 皇后貴妃侍 東宮左立 上因甚太監馮保宣顧
命曰朕嗣統方六年今疾甚殆不起有負 先帝付託 東
宮幼以屬卿等宜協輔遵守 祖制則社稷功也拱等泣拜
而出

庚戌 上崩年三十六明日發喪頒遺詔曰朕以涼德纘奉
丕圖君主萬方於茲六載夙夜兢、圖維化理惟恐有孤
先帝付託乃今遘疾彌篤殆不能興夫生之有死如晝之有
夜自古聖賢其孰能免惟是繼體得人神器有主朕即棄世
亦復何憾 皇太子聰明仁孝令德天成宜嗣皇帝位其恪

守祖宗成憲講學親賢節用愛人以綿宗社無疆之祚內外
文武群臣協心輔佐共保靈長斯朕志畢矣其喪禮悉遵

先帝遺制云云七月丙戌上謚契天隆道淵懿寬仁顯文光

武純德弘孝莊皇帝廟號穆宗九月甲午葬昭陵

實錄壬寅
史概甲午

史臣曰 上天資純粹寬仁大度黜不經之祀罷無用之
作蠲非藝之征絕無名之獻至如制節謹度好生戒殺嘗
食驢腸而甘及即位間以問左右請詔光祿寺常供 上
曰若爾則該寺必日殺一驢備膳吾不忍也歲時游娛行
幸諸光祿供御必先期以請候 上肯為豐約 上嘗裁

取最約者歲省費以巨萬計其恭儉如此言事之官雖震怒然責讓後嘗釋遣之留心邊事憂形於色粵廬大漠之表慕義來王哨峒馮林之孽俛頸就縛即史稱鳴鐘清渭懸首北闕未足以喻其烈也卒若守祖宗之法亡紛更之煩先儲貳之教為久安之計皆獨斷宸衷雖享國未久氣象弘遠矣

李維楨曰人言肅廟不視朝、事於心終不忘、帝臨朝無所事、信然、肅廟時大臣往、被三木工作禱祠防、禦倭人情物力誣矣幸至是小舒假令多才藝多康

陵深禍可勝道哉廟謚曰穆不虛耳

支大綸曰帝寬仁恭儉從諫弗哂使李芳不斥高拱早

用内外夾持而不惑於滕祥諸閹之奸即漢之孝文何以加焉

何喬遠曰上端凝靜密不殺自威不察自智優崇輔弼假借臣寮用能守祖宗之法以致中國又寧外夷嚮風之盛蓋清靜合軌漢帝寬仁比跡宋宗矣

談遷曰世廟之季南結倭北結禱祠土木物力殫悴山澤遑漠之間廢纓罪組素髮垂領弔湘收羝士氣摧極

今上初詔海內喁頌驅斥左道顯遂忠良寬仁柔鑿鑿
於紳氓第裕邸時服御淹抑故正位之後微聞色貨致
大阿之柄旁竊幸閭舉朝不能奪也又朝署之上嫵於牛
李朝華亭而莫新鄭救偏補弊各有失得至於強胡就款
世廟所不能馭者而賦狙馴虎晉收其利漢行其餌
帝德懋哉非新鄭其孰成之跡帝之終始寬大如仁
廟而精勤若也安豫如憲廟而模縱不若也臨朝淵默
雖威嚴若神顛笑潛移不無遺指獨彌留之際倦顧命
自孝廟後不多見耳

伍
伍

